

济★阳★融★媒

编者按:

《新济阳》副刊深入贯彻融媒理念,开拓创新工作,力求版面内容从传统平面效果向多元立体效果转变。借助新技术手段,扩展功能,丰富内容,增强观赏性、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让广大读者可以更直观更生动更立体的体验栏目效果。“扫码观副刊”栏目,以视频的形式立体展现济阳美景,展示精品书画、美文美图,展示个人家庭生活的幸福片段以及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感动瞬间等。本刊常年征集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极富生活气息的小视频、微电影,视频内容必须原创,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网络精品节目展(八)



请扫码观赏

建议在无线网下观看

来源:济水之阳

舞蹈《太阳出来喜洋洋》

表演:济阳文体中心舞蹈示范队



少儿舞蹈《我爱妈妈》

表演:王若妍 郭忻怡等



唱支心曲给党听(上)

◎冉庆亮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听了无不令人感到亲切暖心。我做通讯员四十多年,从不同角度写过歌颂党的文章,但年近古稀一听到这些歌曲依然热血沸腾,内心总感到倾尽一辈子汗水和心血也报答不完党的深深恩情。当下,社区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感恩共产党,奋进新时代”主题活动,我要唱支心曲给党听,从“衣、食、住、行”这些个微小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真切感受讴歌建党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和党的丰功伟绩。

衣:从缺衣、单一到时尚多彩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打记事起就体会到穿衣的紧张,而且穿的都是灰、绿、蓝“老三色”,让人看起来既土俗又老相。我家六口人,有父母、哥哥、两个弟弟和我,我排行老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衣服先从我哥哥穿起,然后我接着穿,等到衣服破了,缝,缝了破,再补好后,才轮到两个弟弟再继续穿。

我穿的鞋子也是哥哥穿后“光荣退役”的。有年冬天,母亲让我穿哥哥穿过的一双棉鞋。因为这双棉鞋帮子还好,里子棉却不翼而飞了。母亲就在里面垫了棉絮。我说啥也不穿,母亲拍拍我的肩说,穿吧,比毡窝都暖和呢。就这样我靠这双“毡窝”熬过了那个冬天。其实,母亲做得棉鞋好看耐穿,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只不过当时家庭困难,要想穿上真正的新棉鞋,只能在过年时才能享受到母亲上好的手艺。当时农村孩子平时穿新显得虚荣,过年穿上新鞋便喜笑颜开地故意伸长脚或提起裤脚作呼炫耀。

那时候遇到喜事或参加重要场合都兴借衣服,但是常常借不到。记得十岁那年夏天,我随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外村演出节目。当时我说快板,老师说演独场戏尤其得穿板正点。可母亲借遍了

全生产队也没借到。当时母亲刚好织好一块白粗布,就连夜给我缝制了一身新衣服,早起借了钱到供销社买染料却没能买到。晚上就要穿了,这可咋办呢,我一下急得哭了。我给老师说明情况,要求不参加演出了。老师轻轻摸着我的头说,演,还必须得演好,就穿白衣服演吧,白衣战士说快板,更叫座呢。我立时就被逗笑了。后来,同学们就送了我个“白衣战士”的绰号。当时年纪小没觉得不好,但后来每每想起此事总感到心里酸酸的。

一九七八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犹如一缕春风吹拂广袤的农村,农村经济蒸蒸日上,渐渐地衣着打扮已不是什么奢望之事,且花色、式样名目繁多,喇叭裤、健美裤、西服、牛仔服、毛料服、七分裤、超短裙、露背装、露脐装、补丁西服、乞丐裤……粉墨登场,滋养着人们的眼球。不仅要穿得舒服、保暖,更要讲究漂亮、时尚,成为人们穿衣的审美标准。人们的服饰进入了精细化、高档化、国际化时代。女士漂亮的衣裙已挤满衣柜,就连老年人也不甘示弱,穿着新颖鲜艳的服装,尽情展示着“第二青春”。曾经的“补丁衣裤”也随之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儿时的一段记忆。

食:从粗粮裹腹到绿色健康

众所周知,食物是能量的来源,如果吃不饱饭,就会提不起精神,阻碍人体成长,也严重影响学习和工作。但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吃饭却成大问题。那个年代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分的粮食又不多,加之我家劳力多,孩子多,“尽是装饭的大梢桶”,因此根本不够吃的。那时一般主食就是地瓜面、玉米面饼子、窝窝头。新粮下不

故乡的春天很美

◎王传森



现在,又是4月天,相思无日夜,我对故乡情深似海。51年前的4月,我11岁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哈叭沟村,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的记忆深处中,故乡的春天就像一幅图画,很美,很美。当故乡的柳树发出嫩芽的时候,新疆的春天还很冷,所以,我思恋故乡的春天。

我在新疆生活、学习、工作的这50多年里,先后有过3次在春天里回过故乡看望过父母亲,这都已经成为春天的故事了。但是,故乡,在我心中始终是美好的。

故乡春天的风很柔,很轻。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麦田里一片绿油油,花儿也开了。

美丽的乡村,美丽的风光。这在新疆的城市,是很少看到的。走在村子里的田间小道上,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令人陶醉。春天,佳人踏春寻花。春天,是农民一年的希望。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我从故乡的春天走来,我从春雨中走来。故乡春天的风景,在我心中有贴心的情感,因为,这是生命的春天。岁月沧桑,冬去春来。我纯真的记忆,唯有对故乡的爱不可辜负,春天的气息,始终让我留恋。

春天的诗很美,故乡的梦很甜。故乡春天的风景,在我心中,全都是美好的。我思恋故乡,或许故乡的小路,我走过;或许故乡春色中的小花,我观赏过;或许故乡小河两岸的柳树,我爬过。春天,一切那么美好,一切那么清新。

真的,故乡的春天很美。作者系太平街道哈叭沟村人

雨中遐想

◎马玲

在旁人看来,晴天心情才会舒坦,而我却不然,因为北方少雨,南方长大的我视雨季为开怀,尤为绵绵雨丝,是释怀的最佳境地,抛一份烦恼,弃一份感情,捡一份友谊,雨都会与我分享。雨中漫步,掺着一份沉甸,露着一些洒脱,透着一丝唯美,不是吗?

就是想在雨中漫步,雨小,就淋着;雨大,就听雨。在伞欢快地跳跃,仿佛已置身于戴望舒的《雨巷》中。他们不戴任何雨具,泰然自若地走在雨中,而决没有行色匆匆的仓促,不知道这是不是和我一样少见雨或者喜欢雨有关系。

真的,在雨中漫步,有万千种的感受沉沉或者飘然了许多梦想,捧着真情,拥着雨恋,让我在各具风情的景象里面领略到了原始的幸福。

喜欢在雨中漫步,是因为喜欢这种淅淅沥沥的感觉——清新,自然,不含杂质,这时候,心也会平静下来,投入这雨中,悄悄地打开你的心房,把寂寞、烦恼全给拉出来,让你的心扉变得“一尘不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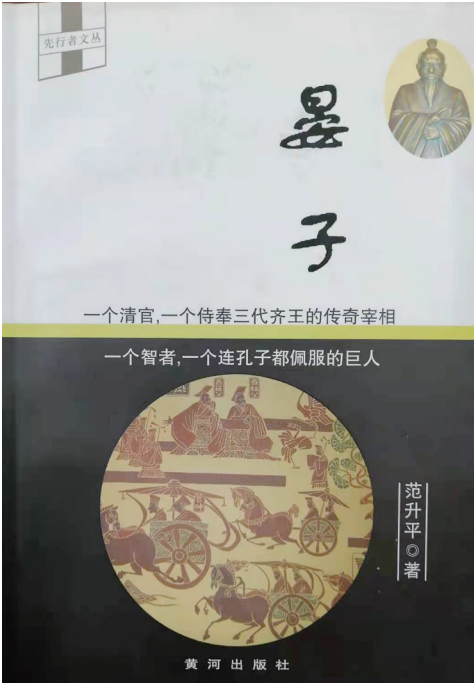
在雨中,能找到宁静的感觉,陶醉在雨中,不打雨伞,不穿雨衣,在街上漫步,任意让雨水在我的脸上跳动,轻轻滑落。

小雨淋淋沥沥,伸出双手,去感受,去触及,那丝丝的凉意,有一份思念,有一份宁静,也有一份惊喜;漫步在雨中,也许有些落没,有些失意,微风吹来,寄心于雨,雨丝飘飘,跃然眼前,像是熟悉的旋律,在心中唱起,激起层层涟漪。

雨中漫步,总有许多思绪缠绕在左右,总有许多意念涌上心头。雨中漫步是什么样的感觉,是浪漫还是解脱?

诚然,我们都是人间萍客,没有谁注定可以一生安稳,不是到下落不明,就是老无所依,到最后,一个小小的土丘就是我们共同的归宿。

作者系城区居民



晏子

范升平/著

高厚正在花园里散步,见高止慌慌张张地跑来,就叫住他:“你慌慌张张跑什么?”“我——我们打了国君的公子了。”“什么?”高厚一惊,“你们敢打国君的公子?”“我和崔成几个驾车去玩,路上碰见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孩子,她们身上都佩戴着明晃晃的珠宝。我们去扯他们的衣服玩,谁知竟是大王的几个公子男扮女装。”“都是哪几个公子?”“有杵臼,公子牙——”“有公子牙?”“有。”“好你个小子,胆大包天。连公子牙你们也敢欺负?不知道他是大王的宠妃戎子抚养起来的?别看他现在不是太子,保不住以后会做太子,继承王位呢。”高止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以后不允许你们再招惹他们,尤其是公子牙。”“一开始谁知道他们是国君的公子啊。”“再攀嘴我打你。”高止吓得不再说话。高厚气冲冲地回到室内,对夫人说:“你的宝贝儿子,把大王的公子给打了。”说着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什么,把大王的公子打了?”夫人一听急了,“那可怎么办?”“只好到戎妃那儿去请罪了。你把那颗夜明珠拿出来,再加几

匹上好的细绢。”高厚派人连同写在丝绸上的一封信罪信一并给戎子送去。

第二回 尽忠心晏婴谏灵公 会孟儿晏婴乐郈游

晏婴驾车回到家中,见父亲在书房中读书,便过去请安。书房里只是满满的一捆捆的书册。晏弱见儿子不走,便问:“婴儿有什么事吗?”“今天我驾车出游,碰上高止、崔成等几个公子,他们在城中驾车胡闹,使坏。今天他们欺负了几个小孩子,那些孩子都是女子打扮,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女儿,我和田无宇带伙伴们去救了她们,没想到他们竟是大王的几个公子。”晏弱认真地听儿子讲述,“这简直太荒唐了。遍国中的女人都穿着男人的衣服就够可笑的了。如果男人们再都穿上女人的衣服,岂不乱了套?今天幸好只是几个公子受了点气,长此以往,我们齐国不灭亡了才怪呢。还有互相驾车撞击的风俗,父亲应该向大王进谏,让大王明令禁止这些恶习。”晏婴个子不高,却有一身豪气。晏弱连连点头:“乱衣之俗源于宫中,虽说大王曾下令禁止民间女子再着男装,无奈宫中此风不变,又怎么能禁止国人呢?”“那就应该向大王申明利害,让大王从自身做起,彻底清除恶习。”晏弱似乎被儿子的气度所打动,说道:“婴

儿,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大王,当面向大王讲这些话?”“怎么不敢?仗义执言,向国君进谏,这是臣民的责任。”“好儿子,有胆识。”晏弱望着十几岁的儿子,感到十分欣慰。他便在书房里向晏婴讲述了觐见君王的礼仪,直到晏婴一一记住,已经是过了半夜了。晏弱一看时辰差不多了,便让晏婴沐浴,更衣,做好朝见国君的准备。

天上还有星星,正是黎明前最黯淡的时刻,夜凉如水,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仔细听可以听到若隐若现的马蹄踏在石板路上清脆的哒哒声,车轮重重的嘎嘎声,还有车轴吱吱呦呦的声音。晏府离着王宫北门章华东门不到一里远,父子二人是第一个到来的,他们把车停在城门前,等候开门。

众大臣陆续来到,章华东门打开,车辆按照主人官位大小依次鱼贯入城。大家进得内城来,三三两两聚在一块说着话。话题的焦点集中在秦国背叛齐国,收留齐国叛臣王湫这件事上。有人说:“那叛贼王湫在秦国煽风点火,挑拨那莱子浮柔与我国作对。”只听高厚目空一切地叫道:“等过了这阵子,我们把那莱国灭掉,把浮柔和王湫捉回来下油锅。”晏婴跟在父亲后面,个子虽矮,但气度不俗。

左卿崔杼也在高谈阔论:“郑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时而依附晋国、时而依附楚国,一时半

会难以安定下来啊。”正说着,他看见了晏弱身后的晏婴,略显诧异。

晏婴小小年纪,却没有丝毫惊慌的样子,一双眼睛不大,但闪烁着一股聪颖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气。晏弱让晏婴见过高厚和崔杼等诸位大臣。高厚瞪着眼望了望瘦小的晏婴,嘴角似乎动了动,没有说话。崔杼却走过去,拍拍晏婴的肩膀,笑哈哈地说道:“这就是那个小神童晏婴了?”晏弱忙对晏婴说:“婴儿见过崔大人。”晏婴忙施礼,回答:“谢谢大人夸奖。哪里有什么神童。”崔杼问明了缘故,哈哈笑道:“小伙子,不错,有胆识。待会见了大王不要害怕。”“谢谢大人关照。”晏婴口齿伶俐,一举一动有板有眼。

灵公升殿,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还不时用袍袖挡着脸打哈欠。他望了望众臣,见到高厚和崔杼,想到儿子挨打的事,心中微微泛起一丝不悦。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脸憋得通红。“大王,”高厚先开了口,“关于吊唁齐姜的事,我等商议,让太子和晏大人去。”“好。”灵公没有什么意见,对太子光说,“鲁国最讲究礼节,你应该多向晏大人请教,免得被人笑话。”太子身材魁梧,气宇轩昂,朗声答道:“是。请父王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灵公点点头,显然对太子很满意。(5)